

董作賓先生全集

編 乙

第 三 冊

董 作 賓 著

藝文印書館印行

序

去年夏天，承彥堂夫子命編印平廬文存，編印的方針是除了整部大著，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的，以及其他雜誌上發表時橫排的文章已經影印成集的以外，凡是散見在各方雜誌報章上的長篇短論，序跋和未經發表過的講義手稿等，統統編印在文存裡。按著著述目錄，一篇一篇的收集，到現在已增加到近一百五十篇左右。祇有少數幾篇一時還無法找到。這本集子，可以說是包括了夫子學問的全體。論著作的時間，自民國十二年在北京大學國學門的歌謠周刊開始，一直到現在，歷時四十年之久。論發表的地點，北平、開封、福州、廣州、南京、上海、昆明、重慶、臺灣、香港、菲律賓、馬來亞、日本、美國都有。論著作的範圍，如甲骨學、文字學、年代學、曆法、古器物學、考據學、民族學、民俗學、方言音韻以及文學藝術小品之類，廣博精深，包羅宏富。若干方面是最早最初的意見，也是至今沒有什麼改變的。若干方面，則是修正以前的意見，而是最新的結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說是邁越前修，啓迪後進的不朽之作。

十年以前，我曾經消磨不短的歲月，靜靜地一再誦讀殷曆譜。這一回，又不止一次地校讀全部文存。一字一句，都有相當深刻的印象。它使我記起四十年前初讀國學門歌謠週刊的童時景象，也使我回憶起三十年前初接觸安陽發掘報告時的良師益友，更使我想起在上海光復以後埋首甲骨的一段歲月。而最近十四年來，深受夫子教誨的情形，尤其歷歷如在目前。世事多幻，學術陵夷，長江後浪推前浪，時代確實無情。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化的人才，也像長江的浪花，一個接一個的消逝在不盡的歲月裡。到如今，真能够發揚民族傳統文化，使刮垢磨光，歷久彌新，而站得住的，夫子一人而已！

文存排印將畢，請夫子冠以序言，夫子笑道：『你知道平廬最多，可以代我作序。』我聽了真感覺惶愧，夫子的學問猶如天漢之高邈難量，滄溟之深邃莫測，我自問所知有限。因此，我能爲文存作序的祇有一句話：『夫子不可及也！』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四日及門秀水嚴一萍敬識

平廬文存上冊目次

題字 傅斯年

序 嚴一萍

卷一

中國上古史年代·····	九
中國古史年代學在今天·····	一三
把近二十年研究古史年代的成果獻給當世的注意國史者·····	二一
中國上古史年代之考定新證·····	二五
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上古史的一個例子·····	二八
共和以前帝王的「復員」·····	三二
古史年代的矛盾·····	三四
談「西元」和「公元」·····	三八
談中國的紀年法·····	四一
談曆·····	四四
國曆與國民曆·····	六一

談今年的三種曆書·····	六四
農曆新年談農曆·····	八四
鐵幕內外兩種曆書的對比·····	八七
中國曆法常識·····	九〇
量天尺·····	九五
中國歷史上三正問題之科學證明·····	九八
時間觀念·····	一一四
我怎樣研究上古史·····	一二五

卷二

春秋經傳史日叢考·····	一三七
戊辰直定·····	一五六
敦煌寫本唐大順元年殘曆考·····	一六一
敦煌紀年·····	一六七
敦煌紀年表·····	一九九
讀天方曆源·····	二四二
天曆發微·····	二五〇
關於太平天國曆法之討論答羅爾綱書·····	二六九

楚夷曆法·····	二七六
孔子誕辰之考定兼論改爲國曆問題·····	二九五
孔子誕辰和八月二十七日·····	三〇三
孔誕的抉擇·····	三一五
孔子生年考·····	三一七
孔子誕辰紀念日平議·····	三二三

卷三

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	三二七
五十年考訂殷代世系的檢討·····	三五一
甲骨文發現及其研究經過·····	三六七
殷契周甲·····	三八〇
回顧甲骨學的六十年·····	三八六
最近十年之甲骨學·····	三八九
今後怎樣研究甲骨文·····	三九二
甲骨學前途之展望·····	四〇五
殷墟甲骨文字·····	四〇九
爲書道全集詳論卜辭時期之區分·····	四一八

國立歷史博物館所藏甲骨文字·····	四三七
甲骨學在日本·····	四四六
方法歛博士對於甲骨文字的貢獻·····	四六〇
卜辭中八月乙酉月食考·····	四九〇
甲午月食龜版·····	五〇五
讀魏特夫商代卜辭之氣象紀錄·····	五一〇
再談殷代氣象·····	五一八
方地山所藏之一版卜辭·····	五四一
鈔本武乙卜辭十一版·····	五四三
武丁狩龜卜辭淺說·····	五四八
大龜四版之四年代訂·····	五五三
殷墟出土一塊「武丁逐豕」骨版研究·····	五五九
論商人以十日爲名·····	五六七
王二曰句·····	五七九
殷代奴隸生活·····	五八三
民無二王·····	五八六
殷代的革命政治家·····	五八八
甲骨文中的地理問題·····	六〇三

卜辭中的亳與商·····	六〇七
希望中的殷商時代疆域圖·····	六一七
跋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六二二
殷契佚存序·····	六二五
殷契徵醫序·····	六二九

平廬文存卷一

董作賓 著

中國上古史年代

一、研究的方法和經過

近二十年來，作者對於中國上古史年代的問題，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因為從甲骨文研究，找到了殷代的年曆，就不能不向下打一個堅實的西周年代的基礎，同時也不能不擴大年代學的範圍，及於全部的上古史。這是自春秋戰國以來，二千五百餘年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有了地下的新材料甲骨文和金文，又證明了紙上的舊材料大部分是可靠的，如三正說和朔望日月食。又有現代天文學的精確工具，足供使用，爲甚麼不可以全部加以研究和整理？

我曾在寫殷曆譜時提出「點」「線」「段」三個原則，爲研究古史年代的標準，年代學是離不開曆法的，用現代天文學工具，推求出一個合天的曆譜，並非難事。這就是「線」。用地下的和紙上的材料中有關天象的紀錄，考證它們在曆譜上所應佔的地位，這是「點」，由「點」與「點」的關係，以考定年代學上屬於某一朝代的距離，這就是「段」。在年代學上，先由天文據點，找到了每一朝代的總年數，然後參考紙上材料，找到王年，用「積年法」對證考定的總年，使之密合。尤其重要的是先有堅實的基礎，以次將各朝代建築上去，這是「揣本齊末」的辦法。二千五百年來，上古年代所以混亂不清，毛病

就在乎不能如此做去。

西元前八四一年，是中國歷史上西周的「共和」元年。在共和以前，年數是不易考定的。也是二千五百年來，歷史家所視為畏途的。雖然也有不少學者，由史實曆法，努力考證，可是至今還沒有正確的而又令人滿意的結論。甲骨、金文、是以前歷代史家所見不到的史料。現代天文學，更是以前學者所求之不得的工具，所以用「點、線、段」去研究共和以前的年代，這種嘗試，是可以成功的。現在把我個人近三十年研究的結果，簡單敘述如下。

二、共和以前的年代

爲了由下而上，「揣本齊末」的辦法，先述周年，次以商年、夏年、唐虞年、黃帝年。

甲、周年

- (一) 西周總年，自武王十一年伐紂至幽王十一年（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庚寅至西元前七七一年庚午）共爲三四一年。
- (二) 東周總年，自平王元年至赧王五十九年（西元前七七〇年辛未，至西元前二五六年乙巳）共爲五一五年。
- (三) 周總年，東西周合計，自武王十一年伐紂，至赧王五十九年，共八五六年。舊史家自武王卽位爲周受命（西元前一一二二年己卯）起算，共爲八六七年。

- (四) 武王伐紂至共和元年（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庚寅，至西元前八四一年庚申）共爲二七〇年。武王伐紂年，詳見武王伐紂年月日新考。

- (五) 共和以前之西周王年：武王七 成王三七 康王二六 昭王一八 穆王四一 恭王一六 懿王一二 孝王三〇 夷王四六 厲王三七（共和元年）

昭王以上，據舊史料考定，穆王以下，據金文月相加以考定，均與舊說不同。詳見西周年曆譜金文生霸死霸

考。

乙、殷商年

(一) 殷商總年，自成湯放桀，至盤庚十四年，爲商年，自盤庚十五年遷殷，至帝辛（紂）亡國，爲殷年。商年自西元前一七五一年庚戌始，至一三八五年丙辰，凡三六七年。殷年自西元前一三八四年丁巳至一一二二年己丑，凡二七三年。帝辛本六十三年，舊史家截去帝辛十一年，僅有五十二年，故商總年有六二九之說。

(二) 殷商王年

商王年：太乙、成湯一三 太甲一二 沃丁二九 太庚二五 小甲一七 雍三一二 太戊七五 仲丁一
一 外壬一五 盤庚（可寧甲）九 祖乙二〇 祖辛一六 羌甲（沃甲）一五 祖丁三一 南庚二五 堯甲
（湯甲）一七 般（盤）夷（遷殷以前）一四。

殷王年：般（盤）夷（遷殷以後）一四 小辛二一 小乙一〇 武丁五九 祖庚七 祖甲三三 蒙辛六 康
丁八 武乙四 文武丁（文丁）一三 帝乙三五 帝辛六三

據卜辭先王祀典之紀錄，可以推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當計入太甲十二年之內。殷年及曆法的考定，詳見
殷曆譜。

丙、夏年

(一) 夏總年，自禹元年（西元前一八三年戊戌），至履癸（桀）五十一年己酉，共四三二年。包括寒浞四十年在內。

(二) 夏王年：禹七 啓一〇 太康二九 仲康二三 相二八 寒浞四〇 少康二二 杼一七 槐二六 芒一
八 泄一六 不降五九 周二一 厲二〇 孔甲三一 皋一一 發二三 履癸（桀）五一

右夏王年，據仲康日食在其元年，即西元前二一三七年甲申，（詳見古史傳說時代第四章）又據帝王世紀禹七年，啓一〇年，太康二九年，共爲四六年，故上推禹元年爲西元前二一八三年，得夏總年四三二年。其他王年從舊說。

丁、唐虞年

- (一)唐堯元年（西元前二三三三年戊辰），至虞舜五十年（西元前二一八四年丁酉），共一五〇年。
(二)唐堯在位一〇〇年，虞舜在位五〇年。

右唐虞年，據尚書堯典。近作堯典天文曆法新證，以歲差定堯典所記天象，約距今四千餘年，正合於唐堯時代。

戊、黃帝至帝摯之年

- (一)黃帝元年（西元前二六七四年丁亥）至帝摯九年（西元前二三三四年丁卯），共三四一年。
(二)黃帝一〇〇 少昊八四 顓頊七八 帝嚳七〇 帝摯九

右自黃帝至帝摯，共三百四十一年，據帝王世紀。今所見金文中有陳侯因資殷，銘文稱黃帝爲「高祖」。因資爲齊威王，（陳完十二世孫），器作於周烈王時。陳爲舜後，舜爲顓頊後，顓頊爲黃帝孫，淵源有自。帝嚳爲殷商之「高祖」，見於卜辭。

三、「中國年曆總譜」之編纂

根據作者近二十年研究之結果，編纂一種工具書。自黃帝元年丁亥（西元前二六七四年）下至盤庚十四年丙辰（西元前一三八五年），有世有年。自盤庚十五年丁巳以下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有世、有年、有曆，爲上編。上自漢平帝

元始元年辛酉（西元元年）下至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庚辰（西元二〇〇〇年），有世、有年、有曆，爲下編。皆在印刷中。

中國古史年代學在今天

作者對於中國古史年代學，最近二十年，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因爲研究甲骨文中殷代的年曆，要建立殷年代，就不能不在周代的開始，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由甲骨文中見到的殷代歷史文化，程度很高，這當然不是突如其來的，必是前有所承，後有所啓，因此擴大年代學及於全部的上古史。就近數年我所到過的地方，知見的論著中，可以說：一派是懷疑古史的學者，他們要用科學方法，新的地下材料的證據，才能相信。我的朋友羅家倫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三年前，有一次在臺中，他曾警告我說：「彥堂，以你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地位，不可以隨便就講夏代！」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看見過我發表的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文，他以爲我是做考古工作的，講甲骨學，講殷代，是可以的。夏朝古物沒有發現，沒有地下新證據，那就能隨便談到。他的話也未嘗沒有道理。不過我做了十年考古，商代前期的古蹟，找了多年就沒找到，何況夏代。我覺得再向地下發掘殷代以前的上古史料，似乎已經是絕望了。一派是史前考古學者，我的朋友李濟博士可以代表。他在一次學術講演中，提到周武王伐紂年代，現在有西元前一一一一年之說（唐一行大衍曆議，我是採用此說的），又有一〇二七年之說（高本漢根據古本竹書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算上去的），兩者現在還不能決定。那時候，我已發表過一篇武王伐紂年月日今考。他講的上古史，在殷虛甲骨文文字以前，接上去的是黑陶時代，彩陶時代，皆爲新石器時代，再上去是舊石器時代。這當然是羅志希所贊成的。另一派是一面採用了考古學上的新舊石器時代，比附傳統的古史記載，把古代文化估計得非常之低。這一派人數不少，這裏也不再舉例了。

中國古史年代，二千五百年以來，就有許多學者在研究探求，希望得到一個比較真確可信的。在戰國時代殷曆家會

作過考定，有周初年代和商總年。魏國的竹書紀年採用了商總年，而周初年代却不同。在西漢，劉歆根據殷曆家的方法，又用三統曆作過一番考證工夫。唐朝的一行和尚，修正過一次劉歆的考證。宋代邵雍，根據劉歆，又加增訂。所以舊派的年代學，二千年來，大部分從的是劉歆三統世經之說，小部分從的是邵雍皇極經世之說。近三十年，在中國、在歐洲、在美國，又多從古本竹書紀年之說。

年代學是和曆法有密切關係的，不懂曆法，無法去考定年代。可是另有一種簡單的辦法，就是專靠「積年」。例如竹書紀年殷代祖甲下有「元年丁巳，王卽位，居殷」。最後有「三十三年陟」。每一朝代，每一帝王，都記載着他的「卽位元年」同「陟年」，祖甲可以知道是在位共三十三年。別的王也都有「在位年」，把每一個朝代所有帝王的「在位年」總加起來，便是這一朝代的總年，這就是「積年法」。但是，我們的上古史書，散佚得太多了，今本竹書紀年，大概是明朝重編的，已經不是古本史書。即如找到了古書，也不過是戰國時代編的或是抄的，也不算作定論。劉歆作三統曆世經，說周代是「始王以下無年數」，於是他用魯公的積年，補上西周的總年。司馬遷作史記，他只是編書，不是考史，他把有年代可記的從共和（西元前八十四年），共和以前的各朝代，有世無年，所以史記裏面，只有三代世表。據他說：「五帝三代之記，尙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以訖共和，爲世表。」太史公作史記時，諜記中尙有「黃帝以來」的年數，但是他比較一下，許多記載年數的書，都是「不同，乖異」的，於是他無法採用了，他也就不本於孔夫子「疑則傳疑」的辦法，所以西元前八十四年共和以前的年代，許多不同之說，沒有全部留下來，就永遠無法考定了。

共和以前的年代，究竟是絕對不能考定嗎？也不盡然。戰國時代編著的魏國歷史竹書紀年，對於晉魏，當然像春秋

一樣，記在晉國的史乘。竹書紀年一書，乃是戰國時魏襄王廿年，周赧王十六年，西元前二百九十九年壬戌，給魏襄殉葬在墳墓中的書籍，同時還有多種，紀年只是其中之一。這部書埋在地下，直到晉武帝時，咸寧五年（西元二七九年），纔從汲冢發掘出來。一共埋了五百七十八年，又復出現於世。這部書出現以後，已經殘缺了，即使它在西漢時代，仍然存在，也不過是司馬遷所見的謄記之一種，所謂「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之書，也必在「不同」、「乖異」之類，不為太史公所取。今天從許多古書引用它的殘文，輯錄出一部分古本竹書紀年，反被有些人認為是信史，認為是秘寶，豈不好笑。我認為古本竹書，比較可信的只於周代。以上的夏商之年，也不過採用了戰國時代之一種說法而已，不能據為定論。今本竹書紀年，經過明代人重編，差誤尤其多，武王伐紂年錯了六十年一週甲子，中康日食，錯了一百八十年三週甲子，當然更不能用了。

作者的意見，在科學發達的今天，應該下點工作，用天文學工具，把中國的古史年代，重新加以整理研究，把它建設起來，不應該再畏難苟安，糊塗下去了。

在本年一月一日，香港時報的第十一版，我曾寫了一篇建設性的古史研究，把個人二十年來研究中國上古史的結論，發表出來，後來又印在孟氏圖書縮刊第二卷一期。我覺得，現在研究年代學，第一個必具的條件，是須有中國古代曆法的常識，因為如果不懂曆法，就不能使用天文學工具，也就自己沒有自信心，不懂曆而僅僅用「積年法」去整理古史年代，就會到處碰壁。在民國三十四年我寫殷曆譜序的時候，我就講到這個問題，我主張三個原則，就是「點、線、段」。序中說：「曆者，古史年代學之基石也。余嘗為研究古史年代定三原則，曰：線、點、段。線者，往古來今之一縱線，即合于天行之曆。點者，據真實之史料，在時間之縱線上，可以確定之一據點。段者，由據點而推證線上之一段，即所謂年代也。」段之構成在「點」。「點」之寄託在「線」，故三者之中，「線」尤重要。

作者近二十年研究年代學，就是恪守這三個原則，必先推求得一個合於天行的曆譜，然後更求紙上及地下史料，加